



排 姑 娘

7.7

目 次

向着未来.....	胡家柱(1)
放排姑娘.....	张爱斌(29)
我的长机.....	廖汝耕(68)
同志间.....	李良食(83)
谱新篇.....	曾宝永 甘发俊(92)
平原柳.....	万克玉(112)
翠 虹.....	刘 振(132)
迎阳花.....	郭 顺(151)
画的故事.....	李言敏(163)
支部决议.....	孟宪民(180)
为了一个目标	方锻炼(200)



向着未来

胡家柱

这次有机会回到我生活和战斗了十几年的工厂，感到特别亲切和振奋。在机声隆隆，弧光闪闪的车间门口，我遇到了厂党委书记杨帆同志。

“嗨，稀客呀。带任务来的吧？”

我笑起来，承认了。告诉他，想搜集点素材，写一篇描写工人理论队伍的小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工人、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热气腾腾，涌现了许许多多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够你写的啦！”杨帆同志高兴地说，“你记得赵新辉那个丫头吗？”

老杨的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圆脸大眼、后脑勺上冲出两根梭镖般短辫的姑娘来。那是一九七二年“五一”节前夕。当时我是厂里的宣传科

干事，她是进厂才一年多的学员。一天下午，我正在科里写总结，忽然“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喊声扰乱了我的思路。走到门口一看，一支十几个人的小小队伍，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走了过来，带头的就是赵新辉，只见她袖口儿捋到胳膊肘，裤脚儿卷到小腿肚，肩上斜背着黄挎包，挎包上绣着鲜红的“红卫兵”大字。等到这支队伍走到我门前时，她便发出了“立定！向左转”的口令，所有人的面孔都朝向我。真是新鲜事，弄得我神情有些紧张起来。这当儿，小赵走上前来，一本正经地说道：“报告干事同志，请宣传科审查我们的节目！”

这真叫人喜出望外，又使人困惑不解。

“你们车间主任吴远光同志不是说因为生产忙，劳动节不打算排演节目了吗？”我说。

“他不排我们排，这是批林整风的需要！当真蹦蹦跳跳就跳不出产品，说说唱唱就唱不出指标？才不信那邪呢。咱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宣传队员啦！”她瞥了大伙一眼，笔挺挺地站着，好威风的一个战士！

“哪来的时间？”我问。

“挤嘛，做白班晚上排，做晚班的白天排，我说你这个人头脑真机械！”她调皮地一歪脑袋，大声地笑了起来。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

“她现在在干什么？”我问老杨。

老杨提高了嗓门诙谐地说：“哟，可了不得呀，她现在是在咱厂的理论队长哩！待会你去访问访问她，她一定会

告诉你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

吃过晚饭，我到宿舍去找赵新辉，见她正在整理书籍和学习材料，等我说明来意后，她却一拍巴掌道：

“不巧，要是我师傅在家就好了。”

“郑生春老师傅吗？出差了？”

“到市里参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去了。要是他来讲，感受会更深刻一些。”她爽朗地笑了笑：“咱们车间主任吴远光同志，明天要在车间大会上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心得体会，叫我帮他研究一下。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这儿有本日记，写得乱七八糟，好歹能反映一点情况，你先将就着看一看，待一会儿我回来了再接着谈。”

我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她的安排。

等她回来时，已经十点多钟了，我还爱不释手地捧着那本日记。

“还看得下去吗？”她笑着问。

“写得很好，”我说：“小赵，我想摘出一部分当作小说去发表哩，题目就叫《理论队长》。”

“叫《理论队长》？那可不行。”她坚定地说：“你想让我变成个特殊人物呀？我不干！咱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奔向美好的未来，未来，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字眼啊，你那题目就叫《向着未来》吧！”

于是我便把赵新辉同志日记的部分摘录稍加整理，奉献在读者面前。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一

下班后，在水池边洗手时，到我们电焊班参加劳动的杨帆同志交给我一项任务。杨帆同志说，党委研究了，为了适应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厂理论队伍应当扩大。要我们先摸摸底，特别要注意物色一些老工人参加，并且说我们电焊班老工人多，至少能参加一个。

对呀！厂理论队伍成立以后，群众中又涌现出好多学马列的积极分子啊！是该扩大的时候了。我努力理解杨帆同志讲话的含意，仰起脸来问道：

“老杨，你看我师傅怎么样？”

“郑生春？”

“唔。”我使劲点了下头，歪着脑袋，竖起大拇指说：“生产上是这个，在群众中又有威信，要是他参加哇，嗨！”我情不自禁地一拳擂在手掌心上，水珠儿溅得满脸。老杨朗声大笑起来，我忙吐了下舌头，抹下工作帽，在脸上拖了一把。

“了解吗？”老杨甩了甩手上的水。

我嘻嘻地笑了，说了句：“保证完成任务！”就一溜烟跑出了车间。

在食堂里三口两口扒了碗饭，我便急匆匆来到宿舍，从床头挑了几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装进“红卫兵”挎包，往肩上一背，推出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这是我最近才买的。

因为厂里离市区较远，经常想上图书馆借点资料什么的，实在不方便。当我把自行车推到马路上时，咱们理论队伍的大铃和阿泉，说说笑笑走过来。

“学车子吗？上足球场去！”大铃总是那么高喉咙大嗓门的。

我把老杨的话向他们讲了，希望大家分头摸摸底，她们把我扶上车，欢欢跳跳地走了。

我一面往郑生春师傅家骑，一面还在想着杨帆同志的话，想着想着，不觉“噗哧”一下笑出声来。老杨真有意思，这事还没把握？对我师傅也太不了解了。一进厂是谁给咱们做的忆苦思甜报告？记得夏天，我头一次给车间职工作儒法斗争史辅导时，地上、产品上、里三层、外三层坐得黑压压一大片，连行车也轰隆隆开了过来，抬头一看，呀，驾驶室里都伸出好多脑袋，我的心“怦怦”跳了，是我师傅笑呵呵地鼓励我：“小赵，上！你看，工人宣讲员好气派，钳工桌子当讲台。”起初，我只顾念着讲稿，头也不敢抬，是我师傅悄悄地端了一大茶缸冰水送到我跟前，轻声说道：“新辉啊，别急，来，喝口水定定心再讲。”说着又递了条毛巾给我，这时我才发现，搁在钳工桌上的胳膊下面湿了一大片哩。不是师傅的鼓励我能迈好这一步吗？讲完了，是你老杨第一个带头鼓掌的，可是你不知道，应该首先给我师傅鼓掌哩！他对咱工人学理论，讲理论的那股热情劲儿真是没法说呀，现在你倒反问我了解不，嘻嘻。

我只顾想着，不觉骑到料场边上。这儿可以说是咱们

厂的咽喉地带，两边的钢材啊，铸件啊，把马路挤成一条狭窄的巷道，对我这个刚学会骑车的人来说，得特别小心。可偏偏碰上了拦路虎。刚一转弯，就瞧见离我只几步远的地方，一个人闷着头拖辆平板车慢悠悠地挡在前面，心想这下糟了，肯定要闯祸了，正急着不知该怎么办时，前轮已经冲上了板车，眼看就要冲到那人身上。我忙大叫一声，两脚猛地踏住板车的两只轮胎，象是骑在高头大马上。那人听见喊声，赶忙一回头，好家伙，吓得他往旁边钢板上就跳，可背绳儿扣住了他的肩膀，把他绊了个趔趄，就势一屁股堕到一个大铸件上。我这才看清，原来是咱们车间主任吴远光。这时我反倒憋不住，“哈哈”地笑起来。

吴远光已经四十好几了，一年到头总是胡子拉碴不开笑脸儿。一次阿泉恶作剧说，谁有本事把吴主任引笑？大铃自告奋勇，装出一副神秘相，朝吴主任招手儿，可吴主任硬是不吃这一套，只是老远地说道：“下次一定参加你们学习，生产上不去，路线也不端正呢，暂时还顾不上，咳咳。”你瞧，没把吴主任引笑，吴主任反倒把我们笑得肚子痛。

这会儿吴主任见我笑得“咯咯”的，气鼓鼓地站起来指着我说：

“小赵啊，现在是理论队长了，还是那么横冲直闯嘻嘻哈哈的。”

我心里想：怎么，当了理论队长就不准笑了哇？非得象你那么一天到晚拉着脸子么？不过我嘴上仍然笑着说：

“谁让你挡着道呢？”说完又觉得这话有双关意味，便赶

忙跳下车子补充一句：“吴主任，上哪去？”

“拉毛坯，供应不上了。”他理了理背绳往肩上一挂。

“你一个人怎么行。”我说。

“谁让我是车间主任呢？”

“不会发动群众？”

“噢，因为这么点事，还得发加班费？”

“你太瞧不起咱们工人了。”

我向他耸了一下鼻子，他却向我翻了一眼，拉起车子就走。

“你等等，我去把咱们理论小组的人找来和你一起干。”

吴主任朝后挥了挥手说：“算了，算了，等会子我又路线不端正了！”

说起路线问题，这里面有一段“典故”。原先车间刚成立理论小组时，他见着咱们脸上总是淡淡的，有一次咱们发现车间里有个别班组只顾自己赶进度，把下脚料、焊条头什么的全抛到人家班组的工作场地，于是我们理论小组就发动了一次义务劳动，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下吴主任一反常态，对我们“热情”起来，在车间大会上把我们着实“表扬”了一番，说我们给全车间做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榜样，并且“鼓励”我们要坚持下去。可是对那个不讲风格的班组连一个字的批评也不提。后来只要我们理论小组一学习，他就来拉差了：“还有项任务你们能不能突击一下子？理论联系实际嘛，啊，这表明你们学出了成果……”搞得我们简直没办法坚持学习了，还说我们学

出了成果！我们只好向党委书记杨帆同志反映了，老杨批评了他路线不端正。到如今，他还记着这话呢，真是太没风格了。

我把理论小组的人都找来了，把我师傅也找了来。按我的想法，首先参加一次活动，再找他谈。杨帆同志原先约好参加我们晚上学习的，一打听也赶了来。因为咱们年轻人多，干起活来，有说有笑的，连我师傅都说变得年轻了。大铃听了，向我挤了挤眼，赶忙插上一句：

“郑师傅，干脆参加到咱们组来，管保您越活越年轻。”说得大伙唧唧嘎嘎笑起来。郑师傅也不在意，跟着“嘿嘿嘿”地笑。倒是吴主任顶起真来：“郑师傅是生产班长，你们想拆我的台啊？咱们是工厂，又不是马列学院。”大铃听他这一说，不高兴地瞪了吴主任一眼。

杨帆同志半开玩笑地说：“吴远光同志，我看你的名字要改一改，应该有远大的目光嘛！”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吃晚餐时，我挪到郑师傅对面坐下，将放在挎包里的几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掏了出来，送到他面前：

“师傅，您看这几本书怎么样？”

我师傅放下筷子，翻了翻说：

“好啊，年轻人是得多学点哪。才买的？”

“这是咱们送给您的。”我觉得没必要转弯抹角，就开门见山说：“师傅，参加咱们理论小组吧！”

师傅只是咧开嘴“嘿嘿嘿”地笑着。

我急了：“师傅，您倒是表个态嘛。”

谁知我师傅望着我，深情地说：

“新辉啊，比不得你们年轻人哪，我还能干上多少年？八年吧，十年吧，趁现在还能干得动，得多为社会主义出把力气呀！你知道，不是党不是毛主席能有我今天？毛主席号召成立理论队伍，我老头子出不了这个头，也要坚决支持你们。新辉，往后要是准备什么辅导报告，打我一声招呼，尽管去准备你的，你那份生产任务，我攒攒劲，包了；他吴主任要是批评，由我顶着呢！”末了又把书推到我跟前：“你留着吧，别糟蹋了。”

听了师傅的话，我又是感动又是好气。可是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难道我应该简单地批评他几句，对他说：“师傅，应该好好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什么会站错队？”不，不能！我没有权利去伤害他这种朴素的然而又是多么可贵的阶级感情。这感情是我接受老一辈工人教育的最初一课，然而又是何等重要的一课啊！

今晚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了解到师傅的思想。我更清楚地感到，我一定能完成党委交给的任务！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二

我比哪天起得都早，第一个来到车间，首先把所有的电焊龙头线都拉好，破了的地方用塑料胶布缠得牢牢的。有把焊钳需要换了，一时找不到备用的，领吗？还未到上班时间，只好干着急，这儿戳戳，那儿捣捣。不大一会，师傅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我奔过去，一把夺过焊

钳说道：“师傅，我来吧！”

师傅先是一楞，马上笑呵呵地说：“呀，你倒比我来的早。”

上班铃一响，不等班长分配，我就抓起一把龙头钳钻进贮罐的内筒里焊接起来。这是一台要紧急加工的炼油设备，也是个艰苦活儿。因为筒体直径很小，只能平卧着在里面操作，加上用的碱性焊条，一打着火，筒内很快被黄褐色的浓烟弥漫，使人胸闷、头胀、喘不过气来。但一想起王铁人，一想起英雄的大庆工人，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师傅在外面一连催我好几次出来歇歇，我都装作没听见，最后，我师傅拉了电闸门，只好退出来。师傅一把拉住我，递过毛巾，厉声说道：“这样干，不要命了吗？——唔，你嘴唇怎么搞的？”我忙用舌头一舔，怪腥的。我一下子明白了，是方才在筒体里换焊条时，没注意，点住在钢板上，手套儿汗湿了，过电，全身一阵抽搐，忙用力一拽，焊钳回砸在嘴唇上，谁知挂了“相”哩。我赶忙夺过毛巾一抹，笑咧咧地说：“师傅，您当真年纪大了，眼儿也花了。”我有意掩饰自己，不然，有得麻烦的了。上次因为眼睛被电焊光刺得肿起来象红桃子，泪水直淌，没法遮掩，硬是被他背到医务室去的。

“歇着，我来！”师傅下命令了。

等我师傅去开电闸的空儿，我用石笔在筒体外面写了“打击帝、修、反”几个大字。

共产主义要靠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啊！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就得要有一种拚命精神。写完我又要抬

腿往里钻，谁知被吴主任喊住了，他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放着一个好大的铁箱子。

“你师傅呢？”吴主任问。

我师傅闻声赶了过来。吴主任拍着铁箱子说：“郑师傅，抽个人把这家伙焊上，突击一下。”

“啥玩艺？”我师傅问。

“烘箱。公社的。支援农业嘛。”吴主任说出话来也和他面孔一样，硬梆梆的。

简直象玩魔术，吴主任的话刚落音，从铁箱子后面转出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的卡”褂子，分装头，还未开口，先把个脸儿笑横了：“哎，唉，师傅们辛苦了。”一面说着一面慌手慌脚从荷包里挖出一包香烟来，剔出一支捧到我师傅面前。我师傅说不会抽，用手挡了回去，那人还是一个劲地央求，我师傅硬是不接。大概是因为没法儿缩回手吧，真滑稽，他竟然将香烟递到我跟前来，说：“小师傅，抽一支吧。”我呢，不接也不推。我看那香烟有点特别，怎么会接了根红不红、黄不黄的焊条头子在上面。

那汉子的举动显然使吴主任不满意起来，他斜了他一眼，道：“小姑娘家抽什么烟呢。”

我注意看了那汉子的表情，也象那接在香烟上的“焊条头”，红不红，黄不黄的，继续笑吧，没那个气氛，收敛住吧，一下子又整不过来，那个尴尬劲儿，真叫人腻歪。

师傅望了望我，说：“新辉，你拖把龙头过来。”

我反对说：“那台炼油设备呢？放着吗？”想了想，补充说，“先放这儿，抽时间给焊。把指令单拿来吧！”

我把手往吴主任面前一伸。

“等会补吧。”吴主任说。

“那怎么行？”我说。

“人家急等着用，特殊情况嘛。用了多少材料、工时，算钱嘛，反正是厂里收入。”吴主任有点不耐烦了。

我也没好气地冲了他一句：“哼，咱们又不是挑货郎担儿换鸡毛鸭毛的。”

我师傅怕把问题弄僵了，赶忙打圆场：“新辉啊，就干了再说吧，主任已经说过话了，人家急等着用，支援农业嘛，也是毛主席的号召。”

“好吧。”我想了想，冲那汉子道：“那你带介绍信了吗？”

那汉子结结巴巴起来：“哎哎，是这样，这个烘箱是我们大队副业组孵小鸡的，眼看再有几天就要出了，谁知突然坏了，我就急急忙忙连夜拉了出来，忘了开介绍信，一定补，一定补。好歹我和你们主任都是老熟人了，好歹请师傅们帮帮忙。”说着说着额上渗出了汗珠，那手又赶紧插进口袋，挖啊挖的，不过什么也没挖出来。

听了那汉子的话，我更觉得驴唇不对马嘴了，要是孵过小鸡的，那里面的电阻丝和耐火砖呢？公社为什么不能修，非要拉到我们厂里来呢？照理，贫下中农遇到困难，当然可以帮助，但是为什么不找生产计划部门，直接找到车间呢？熟人，熟人就好办事呀？熟人就可以不要社会主义原则？于是我毫不客气地回道：“对不起，这个任务咱们不能接受！”

这下可把吴主任惹火了，他的鼻泡儿一扇一扇的，眼光在我脸上一溜一溜的。我也不怕，我把头扭了过去，不睬，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吴主任，我看是不是就算了吧？”那汉子阴不阴、阳不阳地插了句。

谁知吴主任反如火上喷油，溅着唾沫星子吼道：“哼，我看你学理论学到现在，算是白学了。学理论要联系实际！”

你吼吗？我比你声音还高：“你说对了，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就是联系的最大实际！”

这时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我看他手都气得发抖，他喘呼呼地对我师傅说：“老郑，这任务交给你了，指令单我马上到生产科去补！”说完一转身，同那汉子悻悻地走了。

“哼！指令单补来也不干！让别人干，我也去打警卫班招呼不让出厂！”我冲着他们的背影使劲地喊着。

等我回过脸来时，见师傅正怔怔地看着我，眼睛睁得不大，可那眼光实在叫人受不了，说不上是慈祥呢，关怀呢还是谴责，也许样样都有吧。他看了我好大工夫才轻声说道：“干活吧。”

我领了一捆焊条来，正要往筒体里钻，忽然发现板车上那只大铁箱里闪出电焊弧光来。我急忙奔了过去，一看，是我师傅蹲在里面干起来了，我一把握住他的焊钳，说道：“师傅，您知道您这干的什么工作呀！”

我师傅楞了一下，然后笑呵呵地说：“傻丫头，看把

你气得这个样儿。干什么？干社会主义呗。”

我一把将师傅的手拨拉开，不顾一切地说：“没有指令单，没有介绍信，凭熟人一句话就加工？您这是不讲原则，您干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

我的师傅浑身一震，焊钳“啪”地一声落到了地上，嘴唇也哆嗦了起来，眼珠儿变得直楞楞的，他想说什么，嗫嚅了几下，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把我的师傅给得罪了，而且得罪到了伤心的程度。难道我应该收回自己的话吗？那还有什么是非！

晚上我找了大铃、阿泉，向她们讲了和吴主任顶嘴的事。她们都说我顶得对，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原则性问题都不敢顶，那还算什么工人理论队伍成员？

我想不通，吴主任为什么这么干？那汉子又是什么人呢？早上那汉子的表演实在令人作呕！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突然大铃一拍巴掌说：“哎呀，这个人我认识，就是我插队的那个大队会计，经常到吴主任家来。吴主任的儿子就下在那个队。那人哪，哼，有一次想扣咱插队学生补助费，让咱们好告了一状。”

大铃这么一说，我脑子里倒有了个主意：明天正好是厂休，干脆去调查一下，把内中蹊跷弄清楚。于是我赶忙说出来和她们商量，她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可是究竟谁去，却争了半天。最后决定我去，大铃和阿泉在家，将我们小组不久前辑录的一份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的报刊文章整理出来，文字弄得通俗一点，送给我师傅，为他初步创造个好的学习条件。

当我在灯下写着今天的日记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我的师傅。师傅啊，您现在在做什么呢？躺在床上生我的气吗？师傅啊，我相信您永远会是我的好师傅！

十月十六日 星期三

我要骄傲地向大铃和阿泉她们宣布：经过一百多里路的长途跋涉，我已经完全取得了骑自行车的自由！

当然最大的收获是通过这次调查研究，加深了我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进一步提高了我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原来那个大队会计，最近已被撤了职，不仅有严重的贪污问题，更恶劣的是借口帮助下放知识青年进城当工人和上大学，贪得无厌地索取知识青年家长的财物，以满足自己奢侈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上级党委发现了这件事后，除立即进行了处理外，还在全县进行了通报。对于失去的花天酒地的“天堂”，他是不甘心的，他又弃农经商想用私人孵小鸡出售的方法来发横财。可是咱们的吴主任还说这是支援农业，真是糊涂啊！

回到厂里的时候，早已开过晚饭了。我从食堂买了一点锅巴，回到宿舍用开水泡了坐到桌边一勺勺地舀着，心里怎么也不能平静。这是一份多么生动的教材啊！我应该把它整理出来，向党委报告。我要向党委建议：充分利用这份反面教材，发动群众，查方向、查路线。否则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可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啊。